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北夢瑣言 第四卷

### 趙令公紅拂子

唐襄州趙康凝令公，世勛嗣襲，人質甚偉，酷好修容，前後垂鏡，以整冠櫛。往往以家諱刑人。相國崔公胤出鎮湖南，由峴首。趙令逢迎開宴，崔相從容而規之曰：「聞令公以文字刑人，甚無謂也。聞名心矍，但有矍矍，豈可答責及人耶？」俄而近侍以紅拂子於烏巾上拂之，相國又曰：「此尤不可也。」陪僚俛首而已。天水其後漢南失守，已而奔吳，路由夏口，杜洪念公郊迓，以主座遜之，遽尸其位。其不識去就，皆此類也，竟罹禍於淮甸，宜乎。

### 薛氏子具軍儀

唐薛尚書能，以文章自負，累出戎鎮，常鬱鬱歎息。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，其落句云：「龕官乞與真拋卻，賴有詩名合得嘗。」意以節將為龕官也。鎮許昌日，幕吏咸集，令其子具橐鞬，參諸幕客。幕客怪驚，八座曰：「俾渠消災。」時人以為輕薄也。蓋不得本分官，矯此以見志，非輕薄乎？

### 孫偃相通簡

唐相國孫公偃，寬裕通簡，不事矯異。常語於親友曰：「凡人許己，務在得中，但士行無虧，不必太苦。以我之長，彰彼之短，以我之清，彰彼之濁，幸勿為之。」後謫居衡山，情抱坦然，不以放逐而懷戚戚。每對客座，而廝僕輩紛詬毆曳，仆於面前。相國凝然，似無所睹，謂客曰：「若以怒心逢彼，即方寸自撓矣。」其性度皆此類也。相國曾乘輅至蜀，詣杜光庭先生受籙，乃曰：「嘗遇至人，話及時事，每有高棲之約。」爾後雖登臺輔，竟出官於南嶽。有詩《寄杜先生》，其要句云：「蜀國信難遇，楚鄉心更愁。我行同范蠡，師舉效浮丘。他日相逢處，多應在□洲。」唐末朝達罹穀水、白馬驛之禍，唯相國獲免焉。

### 柳玘大夫賞牟磨

唐柳大夫玘，直清重德，中外憚之。謫授瀘州郡守，先詣東川庭參，具橐鞬。元戎顧相彥朗堅卻之。亞臺曰：「朝廷本用見責，此乃軍府舊儀。」顧公不得已而受之。赴任，路由渝州，有牟磨秀才者，即都校牟居厚之子。文采不高，執所業謁見，亞臺獎飾甚勤。甥姪從行，以為牟子卷軸不消見遇。亞臺曰：「巴蜀多故，土豪崛起。斯乃押衙之子，獨能慕善，苟不誘進，渠即退志。以吾稱之，人必榮之。由此減三五員草賊，不亦善乎？」子弟竊笑而服之。

### 孫揆尚書鋸解（劉知俊附。）

唐末，朝廷圍太原不克，以宰相張濬為都統，華帥韓建為副使，澤潞孫揆尚書以本道兵會伐。軍容使楊復恭與張相不葉，逗撓其師，因而自潰。由是貶張相為繡州牧。孫尚書為太原所執，詬罵元戎李公克用，以狗豬代之。李公大怒，俾以鋸解。雖加苦楚，而鋸齒不行。八座乃謂曰：「死狗豬！解人須用板夾，然後可得行，汝何以知之！」由此施板而鋸，方行未絕間，罵聲不歇。何乃壯而不怖！斯則君子之儒，必有勇也。

近者劉知俊自梁奔秦，自秦奔蜀，驍暴之聲，天下咸聞焉。蜀先主坐其慘酷而誅之。受戮日，章皇萬端，乞命不暇。行刑者嗟而笑之。比孫帥，何勇怯之不侔也。（孫揆尚書少年不慧，涕淚狼籍，蒙然而已。□五歲適然一變，非唯時俊，乃烈士也。）

### 崔允相腋文

唐崔相國慎猷廉察浙西日，有瓦棺寺持《法華經》僧為門徒。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。問其妊娠之所在，夫人洎妾媵間，皆無所見。相國徐思之，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術士，曰：「果在此也。」及載誕日，腋下文，相次分明，即瓦棺僧名也。因命其小字緇郎。年七歲，尚不食肉。一日，有僧請見，乃掌其頰謂曰：「既愛官爵，何不食肉？」自此方味葷血，即相國胤也。崔事，一說云是終南山僧，兩存之。

### 諸重德好尚

唐朱崖李太尉與同列款曲，或有徵其所好者，掌武曰：「喜見未聞言、新書策。」崔魏公鉉好食新餛飩，以為珍美。從事開筵，先一夕前，必到使院索新煮餛飩也。杜翺公每早食饋飯乾脯。崔侍中安潛好看鬥牛。雖各有所美，而非近利，與夫牙籌金埒、錢癖穀堆，不亦遠乎！

### 畢舅知分（蜀楊會附。）

唐畢相誠，家本寒微，其涇陽為太湖縣伍伯（伍伯，即今號雜職行杖者）。相國恥之，俾罷此役，為除一官。累遣致意，竟不承命。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，參辭，特於私第延坐與語，期為落此狼籍，津送入京。楊令到任，具達臺旨。伍伯曰：「某下賤人也，豈有外甥為宰相耶？」楊令堅勉之，乃曰：「某每歲公稅，享六□緡事例錢。苟無敗闕，終身優渥。不審相公欲為致何官職？」楊令具以聞，相國歎賞，亦然其說，竟不奪其志也。

近者蜀相庾公傳素，與其從弟凝績，曾宰蜀州唐興縣。郎吏有楊會者，庾氏之昆弟深念之，洎迭秉蜀政，為楊會除長馬以酬之。楊會曰：「某之吏役，遠近皆知。忝冒為官，寧掩人口？豈可將數千家供待，而博一虛名長馬乎？」雖強假軍職，除授檢校官，竟不捨縣役。亦畢舅之次也。

### 楊蔚使君三典洋源

唐楊蔚使君典洋州，道者陳休復每到州，多止於紫極宮。弘農甚思一見，而潁川輒便他適，乃謂道士曰：「此度更來，便須申報。」或一日再至，遽令申白。俄而州將擁旆而至，方遂披揖。弘農曰：「向風久矣，幸獲祇奉，敢以將來祿算為請，勿迓造次。」潁川呼人為卿，乃謂州牧曰：「卿三為刺史。」了更無言。州牧不懌，以其曾典兩郡，至此三也。自是常以見任為終焉之所。爾

後秩滿無恙，不喻其言。無何，又授此州，亦終考限。罷後又除是郡。凡三任，竟殞於是邦。三為刺史之說，果在於此乎？楊公季弟珙為愚話之。

### 妖人偽稱陳僕射

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，有回天之力。嘗致書於許昌，為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，節將崔侍中安潛不允。爾後崔公移鎮西川，敬瑄與楊師立、牛勳、羅元杲以打球爭三川，敬瑄獲頭籌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崔公。中外驚駭。報狀云，陳僕射之命，莫知誰何。青城縣彌勒會妖人（彌勒會，北中金剛禪也。）窺此聲勢，乃偽作陳僕射行李，云山東盜起，車駕必謀幸蜀，先以陳公走馬赴任。乃樹一魁妖，共翼佐之。軍府未喻，亦差迎候。至近驛，有指揮索白馬四匹，察事者覺其非常，乃羈縻之。未供承間，而真陳僕射亦連轡而至，其妖人等悉擒縛，而俟命穎川，俾隱而誅之。識者曰：「陳僕射由闈官之力，無涓塵之效。盜處方鎮，始為妖物所憑，終以自貽誅滅，非不幸也。」

### 哭麻劉舍人事

唐李相瑑，高才輿學，冠絕群彥，為朋黨所排。洎登嚴廊，似涉由徑，雖然，亦才授也。制下之日，劉舍人崇魯抱麻而哭之。李相斥其祖禰，條上其事，具表論之。又以彭城先德受賄飲鳩，乃作《鸚鵡杯賦》，醜詞訐切，人為寒心。朝士有識者閱其表曰：「何必多言，但云倒側龜於君前有誅，彭城子何所逃刑？」時以為然。

### 蔡京尚書拔顧氏昆弟

唐蔡京尚書為天德軍使，衙前小將顧彥朗、彥暉知使宅市買。八座有知人之鑒，或一日，俾其子叔向已下，備酒饌於山亭，召二顧賜宴。八座俄亦即席，約令勿起。二顧惶惑，莫喻其意。八座勉之曰：「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，善自保愛，他年願以子孫相依。」因遷其職級。洎黃寇犯關，顧彥朗領本軍同立收復功，除東川，加使相。蔡叔向兄弟往依之，請叔向為節度副使，仍以丈人行拜之，軍府大事皆諮謀焉。大顧薨，其弟彥暉嗣之，亦至使相。

### 陸辰相六月及弟（盧光啟附。）

唐陸相辰舉進士，屬僖宗再幸梁、洋，隨駕至行在。於時奔避勞止，又時當六月而相國策名。爾後在翰林，暑月苦於蒸溽。同列戲之曰：「今日好造榜天。」以其進取非時也。然相國文才重德，名冠一時。朝中陸氏三人，號曰「三陸」，即相國洎希聲及威三人也。

盧相光啟，先人伏刑。爾後弟兄修飾赴舉，因謂親知曰：「此乃開荒也。」然其立性周謹，進取多途。著《初舉子》一卷。即進取諸事，皆此類也。策名後，揚歷臺省，受知於租庸張濬。清河出征並、汾，盧每致書疏，凡一事別為一幅，朝士至今效之。蓋八行重疊別紙，自公始也。唐末舉人，不問士行文藝，但勤於請謁，號曰「精切」，亦楷法於范陽公爾。其族弟汝弼，嘗為張相出徵判官，傳檄四方。其略云：「致赤子之流離，自朱邪之版蕩。」自謂人曰：「天生朱邪、赤子，供我之筆也。」俊邁亦有族昆之風。

### 吳融侍郎文筆

唐吳融侍郎策名後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，以文筆求知。每起草先呈，皆不稱旨。吳乃祈掌武親密，俾達其誠，且曰：「某幸得齒在賓次，唯以文字受眷。雖愧荒拙，敢不著力。未聞愜當，反甚憂懼。」掌武笑曰：「吳校書誠是藝士，每有見請，自是吳家文字，非干老夫。」由是改之，果愜上公之意也。散版出官，寓於江陵，為僧貫休撰詩序，以「唐來唯元、白、休師而已」。又《祭陸龜蒙文》，即云：「海內文章，止魯望而已。」自相矛盾，於時不免識者所譏。

### 破天荒解

唐荊州衣冠藪澤，每歲解送舉人，多不成名，號曰「破天荒」。劉蛻舍人以荊解及第，號為「破天荒」。爾來余知古、關圖、常修，皆荊州之居人也，率有高文，連登上科。關即衙前將校之子也，及第歸鄉，都押已下，為其張筵。乃指盤上醬斝戲老校曰：「要校卒為者。」其人以醋樽進之曰：「此亦校卒為者也。」席人大噓。關圖妻，即常修妹，才思婦也，有《祭夫文》行於世。

### 成令公為蛇繞身

唐荊州成令公汭，領蔡州軍戍江陵，為節度使張瓚謀害之，遂棄本都，奔於秭歸。一夜，為巨蛇繞身，幾至於殞，乃曰：「苟有所負，死生唯命。」遂巡蛇亦亡去。爾後招輯戶口，訓練士卒，沿流而鎮渚宮。尋授節旄，撫綏凋殘，勵精為理。初年居民唯一□七家，末年至萬戶。勤王奉國，通商務農，有足稱焉。朝廷號「北韓南郭」（韓即華州韓建，成令初姓郭，後歸本姓。）有孔目官賀隱者，亦返俗僧也，端貞儉約，始為腹心，凡有關政，賴其規贊。自賀隱物故，率由胸襟，加以騁辯陵人，又多矜伐，為識者所鄙。婦翁竺知章，乃餅匠也，言多不遜。又元子微過，皆手刃之，竟無系嗣。樓船之役，幕僚結舌，終致鄂渚之敗，惜哉！

### 張濬相破賊

唐黃巢犯關，僖宗幸蜀。張相國濬白身未有名第，時在河中永樂莊居。里有一道人，或麻衣，或羽帔，不可親狎。一日，張在村路前行，後有喚：「張三□四郎，駕前待爾破賊！」回顧，乃是此道人。相國曰：「某一布衣耳，何階緣而能破賊乎？」道人勉其入蜀，適遇相國聖善疾苦，未果南行。道者乃遺兩粒丹，曰：「服此可□年無恙。」相國得藥奉親，所疾痊復。後歷登臺輔，道者亦不復見。破賊之說，何其驗哉。

### 薛澄州弄笏（羅九皋附。）

唐薛澄州昭緯，即保遜之子也，恃才傲物，亦有父風。每入朝省，弄笏而行，旁若無人。好唱《浣溪紗》詞。知舉後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，臨岐獻規曰：「侍郎重德，某乃受恩。爾後請不弄笏與唱《浣溪紗》，即某幸也。」時人謂之至言。有小吏常學其行

步揖遜，公知之，乃召謂曰：「試於庭前，學得似則恕爾罪。」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。小吏安詳傲然，舉動酷似。笑而捨之。

路侍中巖在西蜀，嘗夏日納涼於球場廳中，使院小吏羅九皋巾裹步履，有似裴條郎中。大貂遙見，促召衫帶，逼視方知其非。因答之。

### 西嶽神斃張簾

唐張策早為僧，敗道歸俗，後為梁相。先在華山雲臺觀修業，觀側有莊。其弟簾亦輕易道教，因脫褻服，掛於天尊臂上，云：「借此公為我掌之。」須臾，精神恍惚，似遭毆擊，痛叫狼狽，或頓或起，如有人拖曳之狀，歸至別業而卒。斯人也，必黨於釋氏，而輕侮道尊。人之無禮，自貽陰殛，非不幸也。與嘉州崔使君開尹真君石函事同。（開石函，為冥官所錄，奪算。見《宣室志》。）李載仁郎中目睹，為愚話之。

### 柳婢譏蓋巨源

唐柳僕射仲郢鎮郾城，有一婢失意，將婢於成都鬻之。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，累典雄郡，宅在苦竹溪。女僧具以柳婢言導，蓋公欲之，乃取歸其家。女工之具悉隨之，日夕賞其巧技。或一日，蓋公臨街窺窗，柳婢在侍。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窗下過，召婢就宅。蓋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，舒卷揆之，第其厚薄，酬酢可否。柳婢失聲而仆，似中風恙。命扶之而去，一無言語，但令輿還女僧家。翌日而瘳。詰其所苦，青衣曰：「某雖賤人，曾為柳家細婢，死則死矣，安能事賣絹牙郎乎？」蜀都聞之，皆嗟歎也。清族之家，率由禮門，蓋公暴貴，未知士風，為婢僕所譏，宜矣哉！

###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

唐柳毗大夫之任瀘州，泝舟經馬驍鎮。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，憑高立寨，刑訟生殺，得以自專，本道署以軍職。聞五馬經過，乃棹扁舟，被褐衫，把杖子迎接，參狀云：「百姓趙師儒。」亞臺以其有職，非隸屬邑，怪而辭之。師儒曰：「巴蜀亂離，某懷集鄉人拒他盜，非敢僭幸，妄徵戎職。」亞臺欣而接之，乃駐旌旆，館於寨中，供億豐備，欽禮彌勤。師儒亦有詩句，皆陳素心，亞臺悉為和之。睹其清儉，不覺嗟歎曰：「我他年若登廊廟，必為斯人而致節察。」蓋賞其知分任真也。

### 祖系圖進士榜

禪門有《祖系圖》，得佛心印者，皆次列之；進士有《登科記》，懷將相才者，咸編綴之。而名實相違，玉石混雜，疑誤後人，良可怪也。

唐進士宇文翹，雖士族子，無文藻，酷愛上科。有女及笄，真國色也，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。時竇璠年逾耳順，方謀繼室。其兄諫議，巨有氣節，能為人致登第。翹嫁女與璠，璠為言之元昆，果有所獲。相國韋公說，即其中表，甚鄙之。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，幾蕪神樞，家人云：「老鼠尾曳火入庫內，因而延燎。」京兆謂宇文曰：「魚將化龍，雷為燒尾。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。」用以譏之。葆光子嘗試一僧，備諳謬妄，一旦擁徒說法，自言出世，安知他日不預《祖系》乎？是則宇文登科，後人何以知之，悲夫！

### 溫李齊名

溫庭雲，字飛卿，或雲作「筠」字，舊名岐，與李商隱齊名，時號曰「溫李」。才思豔麗，工於小賦，每入試，押官韻作賦，凡八叉手而八韻成。多為鄰鋪假手，號曰「救數人」也。而士行有缺，縉紳薄之。

李義山謂曰：「近得一聯句云：『遠比召公，三□六年宰輔。』未得偶句。」溫曰：「何不云：『近同郭令，二□四考中書。』」宣宗嘗賦詩，上句有「金步搖」，未能對。遣末第進士對之。庭雲乃以「玉條脫」續也。宣宗賞焉。又藥名有「白頭翁」，溫以「蒼耳子」為對，他皆此類也。宣宗愛唱《菩薩蠻》詞。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，戒令勿他泄，而遽言於人，由是疏之。溫亦有言云：「中書堂內坐將軍。」譏相國無學也。

宣皇好微行，遇於逆旅，溫不識龍顏，傲然而詰之曰：「公非司馬、長史之流？」帝曰：「非也。」又謂曰：「得非大參、簿、尉之類？」帝曰：「非也。」謫為方城縣尉，其制詞曰：「孔門以德行為先，文章為末。爾既德行無取，文章何以補焉？徒負不羈之才，罕有適時之用。」云云。竟流落而死也。

杜翽自西川除淮海，溫庭雲詣韋曲杜氏林亭，留詩云：「卓氏爐前金線柳，隋家堤畔錦帆風。貪為兩地行霖雨，不見池蓮照水紅。」翽公聞之，遺絹一千匹。吳興沈徽云：「溫舅曾於江淮為親表檀楚，由是改名焉。」庭雲又每歲舉場，多借舉人為其假手。沈詢侍郎知舉，別施鋪席授庭雲，不與諸公鄰比。翌日，簾前謂庭雲曰：「向來策名者，皆是文賦托於學士，某今歲場中並無假托學士，勉旃！」因遣之，由是不得意也。

### 崔氏女失身為周寶妻（末山尼盧氏女附。）

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，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。少為女道士，或云寡而冠帔，自幽獨焉。大貂素以豪俠聞，知崔有容色，乃逾垣而竊之，宗族亦莫知其存沒。爾後周除浙右，其內亦至國號，乃具車馬，偕歸崔門，曰：「昔者官職卑下，未敢先言。此際叨塵，亦不相辱。」相國不得已而容之。（此事鳳翔楊少尹說之甚詳。近代江南鍾令內子，乃盧員外之女也，亂離失身，弟兄有在班行者恥之，乃曰：「小娘子何不自殺，而偶非丈夫也。」《仙傳》有徐仙姑居南嶽魏夫人壇，群僧調之，乃自顛仆。此乃修道而靈官所衛也。）

末山尼開堂說法。禪師鄧隱峰，有道者也，試其所守，中夜挾刃入禪堂，欲行強暴，尼憚死矢志。隱峰取去相服，集眾僧以曉之，其徒立散。

王蜀先主部將張勳暴橫，鞭人之胸。典眉州，有一少尼，姿容明悟，講《無量壽經》。張欲逼辱，以死拒之，不肯破戒，因而詬罵。張乃折其齒，與其父同沈於蟆頭津也。

崔氏女、末山尼以畏儒而苟全，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，講經尼以守戒而隕命。是知女子修道，亦似一段障難，而況冶容誨淫者哉！孫舍人著《北里志》，敘朝賢子弟平康狎游之事，其旨似言盧相攜之室女，失身於外甥鄭氏子，遂以妻之，殺家人而滅口。是知平康之游，亦何傷於年少之流哉？

### 崔禹昌不識牛

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，崔禹昌擢進士第，有別業在汴州管內。禹昌敏俊，善接對。初到夷門，希梁祖意，請陳桑梓禮，梁祖甚喜。以其不相輕薄，甚蒙管領，常預賓次，或陪褻戲。梁祖以其有莊墅，必藉牛，乃問曰：「莊中有牛否？」禹昌曰：「不識得有牛。」意是無牛，以時俗語「不識得有」對之。梁祖大怒，曰：「豈有人不識牛，謂我是村夫即識牛，渠則不識。如此輕薄，何由可奈！」幾至不測。後有人言，方漸釋怒。

#### 張曙戲杜荀鶴

唐右補闕張曙，吏部侍郎之子，禕之姪。文章秀麗，精神敏俊，甚有時稱。所生母常戴玉天尊，黃巢亂離，莫知存沒。或有於枯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，以曙未訪遺骸，不合進取，以此阻之。後於裴贄侍郎下擢進士第，官至右補闕。曾戲同年杜荀鶴曰：「杜□四仁賢大榮幸，得與張五□郎同年。」荀鶴答曰：「張五□郎大榮幸，得與荀鶴同年。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字，豈知張五□郎耶？」彼此大哈。是知虛名不足定人優劣。曙有《擊甌賦》，其警句云：「董雙成青瑣鸞驚，啄開珠網；穆天子紅韁馬解，踏破瓊田。」又有《鄆郊賦》，敘長安亂離，亦《哀江南》、《悲甘陵》之比，區區之荀鶴，不足擬倫。